



明清文獻叢刊

陳子龍 著

王英志 輯校

陳子龍
全集



中



陳子龍全集

下



陳子龍 著

王英志 輯校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陳子龍全集/(明)陳子龍著;王英志編纂校點.

—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,2010

(明清別集叢刊)

ISBN 978-7-02-006843-2

I. ①陳… II. ①陳…②王… III. ①古典文學-作品集-中國-明代 IV. ①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164135 號

責任編輯:周絢隆 杜維沫

責任印製:史 帥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:100705

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

字數 1300 千字 開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張 54.625 插頁 9

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3000

ISBN 978-7-02-006843-2 定價 210.00 元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。電話:01065233595

總目録

前言		一
編校說明		一
陳忠裕公全集		一
安雅堂稿		一〇一三
論史		一四二九
兵垣奏議		一四七七

《詩》問略

.....

一五五一

詩詞曲文補輯

.....

一五七五

附錄

.....

一六二七

安雅堂稿卷之八

記

遊仙都山記〔二〕

【校】

〔二〕此文已見全集本卷二十七，題作《仙都山記》，文相同，故刪。

錦衣衛經歷吳興丁公壽藏記

吳興丁公嘉甫，既自傳其行事，以書介予友彭子而請於予曰：『某年八十有三，嘗仕矣。有宦績，雖弗顯，然得奉環衛，稱京朝官。今且營不食之地，以俟沒齒，待子一言以不朽。』按傳，君名應謨，嘉甫字也。係出東漢陵陽侯鴻，自宋建炎可考者二十世，徙吳興爲衣冠之族者數世。考曰光祿寺寺正良材，妣曰贈安人陳。君爲人厚重耿直，其自命廓如也。少爲諸生，有名，負笈求師友，不遠數百里。已而遊太學，登乙科，試於禮部，每爲主者所知；然終絀，弗之遇，授雲南大理府推官。滇故荒服，去京師萬里，宦其地者率左官耗士，不靖其民。君勤厲厥職，無異中土。歲時從御史臺行部郡國，務核實，不踵故。又持

大體，弗尚披挾。西南之徼，句町牂牁〔二〕，夷漢輻輳，賦歛不均，吏緣爲姦。君次舍所頓，宿弊畢清。一鹽筴小吏，納金食器中以獻。君欲發之曰：『若罪重。』絀器歸之。州丞侵餉者以數百金獻，君按之如法，人莫不服其廉，又稱其長者。其治獄平反，不可勝計。最異者，爲曲靖白盜事。李存德、存保者，竊盜也。指揮邀功，自裂婦裙以爲盜劫人，左驗定死刑。已二十年，君疑之，命人僞爲軍士至指揮家，曰：『將軍前命碎所餘布，急須之以証盜。』其婦竟與之，色量吻合也。君白之臺，盜得釋，指揮獲罪。君持法斷斷，無所瞻顧。以爭疑獄爲宦慶守所仇〔三〕，又以勘順寧濫稅詆其守，二怨交作，造機陷以百端。會大計吏，飛語颺發，賴有左右之者，得內遷錦衣衛經歷。君薄其官，竟拂衣歸，二十餘年矣。好讀書，爲德不倦，顧其中有自得者。君之自述如此，予徵之彭子，知其不誣。

惟是樹美櫝，營石槨，達人所非，而古有以自稱其善爲勞者。然昔賢如成子高、樗里子、趙岐之流，皆自審墓地，定儀制。才如司馬遷、揚雄〔三〕，各自傳其美，瑰瑋非常〔四〕。杜征南功名卓犖，不能忘情於山之顛、水之下。甚矣，好名之未可非也。

君壽藏，在某邑之某里。是爲記。

【校】

〔一〕『牁』原作『柯』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〔二〕『宦』，宣統本作『鶴』。

〔三〕『揚』原作『楊』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〔四〕『常』原作『嘗』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紀事

萊陽吏部宋公殉節紀事

壬午仲冬，虜大人寇，破薊，遂長驅而南，破河間，破清源，破兗，其他小城邑不可勝計。已攻濟寧不下，則折而東，將逼萊陽。司勳大夫宋公方家居，屬衆約法，誓以死守。衆咸奮迅，蓋公之毅勇，素爲衆所信服。又己卯，虜陷濟南。公守萊甚具，邑賴以全，且發粟賑饑，有德於邑人，故衆惟公之言是聽。是時公之仲子璜司李杭州，感疾甚，遣人迎公之官。適與虜會，所親勸公曰：『今虜勢如此，他人往無名，公就養何害？』公毅然曰：『誰非王臣，而去父母之邦何之！』作書報仲世受國恩無去義。於是遂分信登陣，公守北門。三面皆有重門，獨北爲單城。公捐家資六白金，鳩工晝夜建築，爲重城以自固。他面或薦紳五六人協守，公獨當一面。自十二月中虜入境內，蹂躪村落，遙望城守嚴密，不敢近。公又購壯士夜劫虜營，賊數級，上幕府，不解甲者五十餘日，虜稍稍引退矣。二月五日，忽以數萬騎掩至，公率衆竭力守禦。虜竟從東北隅梯而登，令所守也。有奸民大呼曰：『虜登矣！』衆悉潰。公聞報，急令人往西面調兵，不及；則率家僮宋曲等巷戰，家僮被殺者三十餘人。公項中刃，力屈被執。問之，知爲薦紳也，不殺，求賂焉。公罵詈求死，弗聽。百端撈掠，身無完膚，公氣益激烈，終無金錢，遂以次日遇害。蓋是時同邑頗有以賄免者。公既死，而虜問土人，以宋公好行其德，家本無財，虜亦嘆息以去。

公五子，止四子珣及幼子玠在家，玠亦遇害。珣被執，乘間得脫。公初死時，城邑夷蕩，有劉木匠者

以老病獲免，見公屍，曰：『宋公善人，乃至此！』爲具薄棺以殮。珣歸，始得易棺，厝別舍。一孫止二歲，方急時，嫗母度不免^{（二）}，適見公屍，置之懷中，祝而去。越四日而家人至，兒尚活。又一孫八歲，虜拔刃睨之數矣，乳母力懇始釋。皆天所以佑忠裔也。

嗚呼！士大夫居鄉黨，無城社之責；然天下郡縣一旦有事，非借巨室之力，有司者誰與共守？故知先去以爲民望，及翫愒以偷旦夕之安者，皆非也。必如公之戮力致命，而後可稱無負於國矣。事已上聞，當有殊旌以勸來者。子龍與公仲子璜同官，且友善，壯公之節，傷公之遇，故紀其事以待采風之使。萊之陷，薦紳死者若干人，公最烈。與子龍交者，公之姪工部侍郎政，中書舍人趙君士驥，皆偕公殉難，得并書。

公諱應亨，字長元，乙丑進士，吏部稽勲郎中。

【校】

（一）『躡』原作『躡』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（二）『嫗』，宣統本作『嫗』。

表

擬北虜降附封俺答爲順義王廷臣賀表 隆慶五年

伏以王威遠暢，玉關歸朔野之臣；聖德覃施，金璽寵虞廷之賜。列四門之外，周家重譯來朝；叩

五原之邊，漢治與天合意。百年逋寇，靖烽火於三陲；萬里咸賓，通管絃於九塞。統茲殊俗，冠裳加日逐之封；沐我華風，繒縠滿單于之邸。民生胥慶，國勢常尊。臣等誠懼誠忤，稽首頓首上言。

竊惟獵狁強氛，南幕直幽并之野；淳維醜類，北街占辰昴之星。性本陸梁，嚴尤以爲古無上策；義惟荒忽，蕭傳勸其讓而不臣。高帝誇其大風，尚有闕氏之賂；茂陵奮其武節，難歸郭吉之遷。嫖姚禪姑衍之山，未聞厥角；車騎飲安候之水，復反故庭。至於吞噬神鄉，祀龍祠於岱嶽；憑陵帝宅，遷廟幕於伊川。永嘉馬渡之年，迭興五族；周齊虎戰之日，謾說兩兒。此皆中國無人，以致蠻夷猾夏。若乃烏孫下嫁，能無黃鵠之歌；延囁請昏，徒有白氈之獻。輒號弟兄之國，寧論甥舅之親。惟漢家續醢落之封，讖言九世；若隋帝幸啟民之帳，觴舉萬年。傳鼓清渭之旁，刑牲便橋之上。呼韓來附，請居光祿塞邊；頡利被擒，遙拜號州刺史。寵以殊禮，爭言五帝難臣；竭我威神，藉手百王雪耻。至大明之統御，乘二祖之聲靈。鞭撻戎夷，掃清函夏。虬髯瞋目之將，望交河而載馳；織金文綺之儀，指陰山而往聘。然猶五帥失律，二使不歸。玄石貞珉，高臺空倚；蘇寧具劍，鳴鏑時聞。浩浩榆川，傳雲旌於黑帝；茫茫土木，驚毳帳於白龍。三輔桑麻，再屯豺虎；八陵松檟，每獲熊羆。致使列聖拊髀，佇想雲中之將；先皇旰食，親祀太乙之宮^(二)。未有虜運當衰，車書萬國，王猷允塞，胡越一家者也。

茲蓋伏遇皇帝陛下，德儼雲官，曆齊鳳紀。分猷輔理，庭堅陳夏后之謨；講武師中，玄女教軒轅之陣。越扶桑而踰葱嶺，瀛海環羅；控北庭而護安西，流沙襟帶。惟茲俺答，稱長漠南。直廬當三部之中，控弦有十萬之衆。西躡上谷^(三)，雁塞塵飛；東渡灤河，鳳城雲閉。自違貢市，歷諸鎮以犯邊；挾我叛人，據板升而開府。封徼之內，不有粉榆；介冑之臣，方愁蟻虱。屬太平之嘉運，有慕義而來王。

實彼孽孫，翻然受吏。邊臣協策，元老定謀。遂使嗷沒降唐，徙族太原之境；於單歸漢，受封陟安之侯。瑞錦文袍，出銅街而試馬；鍊盜金罍，醉華軒而射飛。施中國放鷹之仁，乘老酋舐犢之愛。面南稟朔，願比外臣；反左爲祚，永焉保塞。一介未返，先焚趙信之城；尺組無勞，自擊中行之頸。

既投誠之若此，自然革心：彼好音之可懷，許其戢翼。天子于是集公卿而博議，采漢、唐之舊章。名王居西塞之旁，錫其盤綬；部落領燕然之府，賜以魚符。設藁街於青塚之原，龍章耀日；立壇坫於白登之外，虎拜崩塵。敕勒夷歌，迎恩鷄鹿之塞；白題胡舞，置郵鸛鵲之泉。嶺表荔枝，奪臙脂而染色；江南霧縠，掩狐貉而增溫。固已編珠椎髻之姬，棲遲漢月；高鼻深眦之虜，沐浴王風矣。若夫通其有無，許之互市。賈販南至，富我三邊；金繒北馳，術同五餌。小文成錦，如觀蜀漢之章；白麴爲漿，便有中山之醉。歷歷塞榆之下，錢貝紛葩；啾啾沙角之聲，商胡交錯。關門晝靜，鳴大鼓而戲軍；幕府秋清，登高臺而燕客。俠兒握彈，人騎大宛之駒；壯士鳴箏，家擁邯鄲之女。貢紫貂於內府，歲獻萬頭；策明駝以馳傳，晨驅千里。八蹄駿馬，重開苜蓿之園；四翼天鵝，自集昆明之水。可見王仁無外，通北極於中垣；聖武不彰，廓長城於瀚海者也。

臣等備員樽俎，志奮鉛刀；長眺風塵，心慚玉帳。欲犁庭而却狄，誠無驍騎之功；恐上游而壓人，遂疑耿國之議。賴九重之定策，納爲外藩；亦二帥之協心，護此屬國。績非魏絳，猶分女樂之榮；功謝陸生，空有大夫之拜。伏願武以行信，時掃威光；安不忘危，毋言豫大。引風力於前席，訪道觀圖；任頗、牧於邊陲，乘時修障。東奪土蠻之氣，復三衛而建牙；西收吉能之魂，環黃河而列戍。行見蒼蒼浴日，來納牛露犬之奇；奕奕封山，致鰈魚鸛鳥之瑞矣。

【校】

〔一〕本文署「隆慶五年」（一五七二）作，而作者生於萬曆三十六年（一六〇八），當爲誤入，或作年有誤。

〔二〕「祀」原作「祠」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〔三〕「躡」原作「躡」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擬上親耕籍田禮成群臣賀表 崇禎八年

伏以元辰歲事，朱絃開九土之華；王籍田功，蒼馬起三禺之瑞。農氓玉粒，望青蜩以來勤；宗廟金盤，感白鳥而昭應。禮惟教敬，義實先民。臣等誠懼誠忤，稽首頓首上言。

竊惟六府修貢賦於虞年，九穀辨職方於周代。故《春秋》紀麥苗之事，而《詩》、《書》多黍稷之章。彼其暑雨寒風，已著齊民之術；而兄扶弟植，曾懸呂相之書。振古如斯，于今爲烈。若乃粢盛時薦，非如原廟之櫻桃；獻種祇陳，自出後庭之種稊。爰有三推之義，尤明千畝之文。陳饗於宰夫，《國語》載省功之典；執爵於太寢，《月令》昭勞酒之儀。以爲鬱鬯蕭茅，求明神於圭瓚；非若雉鮮羊豕，陳時食於丹楹。一以見致孝之嘉祥，再以倡勤民之弘務。故姬王夙夜，太史仰天而順時；漢帝明昭，嗇夫循畦而布種。迨至永平之日，方傳呂望之言；洎乎泰始之初，尚有安仁之賦。歷諸史冊，允矣宏規。自宣王一墮之儀，拒彼號公之諫；若霸陵三年之詔，感於賈誼之言。故事雖存，祇拔則廢。黍生鄙上，將誇盛於殷中；穀號餘糧，徒徵名於扶海。鉤盾千畝，未央備弄田之名；鄠杜一金，南山開上林之苑。從禽傷稼，既性習於膏粱〔一〕；持肉餉民，便智昏夫菽麥。惟上輕民力，擁富厚而食租；致下棄農功，挾輕

淫而爲賈。此三季所繇貧弱，九州因此荒蕪者也。

茲蓋伏遇皇帝陛下，運協六符，道兼五德。鋤茲稗政，斗中爲孝弟之王；整我神疆，海外共華夷之主。自嬰神器，採三代之遺文；雅意中興，備百王之懋典。念柴燔鬱灌，神靈式於鼓鐘；必覩土占風，馨香陳乎普淖。當日月底於天廟，玄鳥初來；似星宿拱於北辰，蒼龍首駕。青壇肅肅，封人既築其壇；碧草綿綿，野廬又清其道。啟南郊之廣阡，實幽土之奧區。臺號『黃金』，下繞灤河之餘潤；門繇銅馬，南通津海之修原。息壤之名，無非沃野；廣都之產，即是神膏。鳩婦啣花，起層陰於桑柘；雉媒承翳，亂嬌影于扶蘇。若覆若扶，即有烟霞之氣；如繩如矢，都爲纂繡之文。天子于是駕金根之車，乘青驪之馬。前驅魚麗，揚輕幟於芊芊；中隊龍驤，動鳴鑾之噦噦。夾奇柳而遵路，春服蒨蕤；觀名果之被園，明紉絳繅。祥雲翠幕，九旗飄明庶之風；晞露朱輪，千畛隱朝華之鏡。奏帝鴻之舞，簫管殷天；直雲罕之幡，朱玄炤地。縹車黛耜^(二)，爰陟降於靈壇；紅韜紺轅，載操勤於御耦。青絲引軛，知爲飾玉之輪；文繡衣牛，應有糞金之獸。或五或九，公卿序斑爵之章；斯萬斯千，庶人來終畝之義。念山川社稷之祭，肇祀於今；乃天地祖宗之靈，有年自古。敢不念《小雅》之南畝，報賜常多^(三)；因以思大《易》之西隣，明禋有托。臣等濫庸車服，似糠粃之在前；駑力馳驅，若蒺藜之在肘。彼土牛作象，曾無闢野之功；而木稼叢生，難作饑年之穀。東南垂盡之力，惟畀虎冠；西北可耕之田，難招雁戶。曾助桑林之禱，霖雨誰人；妄意莊山之金，神仙可鑄。茲臣承乎大典，知帝念我兆民。蓋昧旦欽哉，人主不享無勞之奉；而室家盈止，群下何心戶位之餐？即事彌深，撫躬知愧。

伏願防儉於逸，保富於民。思青巾白馬之橫流，皆是黎民之饑饉；即紫塞黃沙之呼癸，都因赤縣之

荒蕪。法高皇即位親耕，遂有捐租之詔；念景陵因遊問稼，隨陳《察吏》之篇。則賦稅緩其二三，京邑有海陵之粟；繩沙通於億萬，遐方來融澤之禾矣。

【校】

〔一〕「梁」原作「樑」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〔二〕「相」原作「𥝌」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〔三〕「常」原作「嘗」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擬禮臣恭請皇太子出閣講學表 崇禎九年

伏以心爲王極，文昌昭東壁之輝；日有常明〔一〕，離景煥西瑤之彩。受圖發祥於主器，雖鳳潛龍；稽古豫贊於元良，鏗金戛玉。既生帝王之家而爲才子，必親賢哲之士以追聖人。國本宜先，祖訓尤烈。臣等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上言。

竊惟國之上嗣，義號儲君。《大禮》著世子之篇，《春秋》申嫡冢之訓。自茲以往，厥有貞回；推所繇來，皆原教諭。繼黃熊之遐祀，惟賴啓賢；延赤爵之窮祥，咸稱誦聖。越稽古典，莫備《周官》。襁褓之中，不離保傅之手；禮樂之器，習于岐嶷之時。環甲守官，皆端人正士；授几進膳，必說《禮》稱《詩》。鮑魚嚴非正之防，雜綵有不衷之戒。月朝左闥，知爲孝德之長；日到寢門，仍稟《禮經》之制。故能養成聖德，發輝圭璧之華；雅擅文章，歌舞麟龍之望。自舊章道遠，善翼無聞。斬剗教于郎中，亡秦之禍遂速；法律傳于家令，太宗之業已衰。金椎遂亡於姒代，土梗徒悲於晉年。廣廡高軒，通異端之

賓客；豹姿鳳德，執賤役而屠酤。是在墜波，用符兇運。外此以往，猶可言焉。若乃洛濱神仙之姿，河曲文華之譽。東田起苑，徒生控鶴之妖^(二)；西園讌賓，僅擅雕龍之技。王筠、到洽，風雲舒卷於樂賢；潘岳、陸機，輕俊翩翻於元圃。答群臣之箋啓，多藝苑之微言；窮七閤之綈緇^(三)，出華林之奧錄。雖博通萬牘，學貫九流。自統修辭，何關治道。非麟趾之明義，燕翼之淵謀也。

茲蓋伏遇皇帝陛下，五緯調文，三綱闡契。學窮墳素，拜圖姑射之陽；義洞儒玄，訪道崆峒之上。石渠秘錄，詞章直逼於宣宗；錦水名箋，書法可繩夫神祖。惟文筆擅於數世，而道統傳於一家。況啓出帝妃，早受玄狐之錄；發生天妹，當膺赤鳥之祥。惟神誕神，以聖繼聖。豈特漢家七制，爾雅溫文，曹祖三朝，各嫺詞賦而已哉！皇太子玉裕澄姿，金昭茂質。東朝早建，宿慧流聲；西面承宸，少成含譽。廷尉辨獄，少茂陵之六年；師曠審音，餘子晉之二歲。雖稟生天縱，不藉《詩》、《書》；而蒙養聖功，當親孝彥。乘年德之方富，如日初升；乃道術之宜知，似泉學海。故敢爰稽古典，明獻舊文。上厪聖懷，伏俞臣請。開承華之省，進彼儒臣；闢玄圃之園，召茲端士。旦前佚後，北官備拂弼之儀；冬羽春戈，東序全文武之業。香浮銅鶴^(四)，揚虎幄之蘭芬；書壓銀麟，展魚箋之竹素。卷從天祿，青藜分炤於秋坊；硯撤鴛鴦，班管飛英於春禁^(五)。窮經疏廣，賓從未祖之期；稽古桓榮，金紫方輝之日。東華名士，稷下淹儒，莫不望九旗以戮戮，趨三箱而肅肅。先明小學，天家應對之儀；繼講《尚書》，帝訓君臣之典。或稱《春秋》之義，勸誡其心；勿讀申、韓之書，濫觴其志。臨編淑問，似棗據之對文終；因事納規，如邢峙之非厨宰。從容燕坐，指祖業之艱難；反覆抗言，陳民生之利弊。用以切磨粹質，涵靜神姿。使在冲齡，同符上聖。如離輪始炤，登若木而迎暉；似寶玉方含，入荆山而剖璞。必能使重光累

葉，明兩揚聲。臣等未嘗學《禮》，徒知《視寢》之篇；豈曰聞《詩》，但咏《卷阿》之雅。任惟惇典，慚漢相之舊儀；官帶宮寮^{〔六〕}，愧家丞之秋實^{〔七〕}。仲宣崑壁，無才侍讌於芙蓉^{〔八〕}；孝綽剛條，何貌聯光於圖畫。然微存忠愛，思鳳曆有道之長；必廣導聰明，在龍德方潛之日。用是虔請，綴以陳辭。

伏願儀宸早開，樂風隨盛。念泰陵堯舜之主，六歲而大臣見於文華；思宣德風雅之朝，十二而榮國等爲侍講。如高皇帝儲君昭鑒之錄，特賜青宮；若文皇帝聖學心法之書，早貽鶴禁^{〔九〕}。史官方正之士，必通博若宋濂；內庭馴謹之流^{〔十〕}，須溫雅如竄吉。則百千萬億，德盛於九皇；六五四三，祚長於二代矣。

【校】

〔一〕「常」原作「嘗」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〔二〕〔四〕〔九〕「鶴」原作「雀」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〔三〕「閣」，宣統本作「閤」。

〔五〕「班」原作「斑」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〔六〕「官帶宮寮」，宣統本作「冠帶官僚」。

〔七〕「丞」原作「臣」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〔八〕「蓉」原作「容」，據宣統本校改。

〔十〕「庭」，宣統本作「廷」。

擬詔復建文紀號廷臣謝表 萬曆十年〔二〕

伏以聖篤懿親，隆號備一朝之典；天懷大度，紀年昭萬世之公。同爲覆鳥之宗，人蠻中而不返；共是斷蛇之裔，俟代邸而更昌〔三〕。蓋帝德無私，知廢興皆繇於天命；而史書布信，以歲月必係于王朝。錫類之仁久宏於烈祖，正名之義有待于文孫。聿追孝思，寧維達識。臣等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上言。竊惟披圖戴玉，自然神器所歸；依相居巢，亦有人君之號。曾登鳳宸之上，曆數在躬；雖遇龍興之期，名稱不改。昭華應授，固已刻璧而沉河；龜鼎既遷，猶且析珪而建社。燕祭臨淄之廟，周崇景亳之封〔三〕。雖在勝國仇方，有此隆恩懋典。是惟異姓，何況同枝？虞代放勳，亦受終于文祖；堯承帝摯，本繼統于高辛。均爲得姓之人，寧知當璧而貴〔四〕？是以霸陵始至，所誅異姓之兒；白水興，不撤西京之祀。昭烈待季玉之禮，尚號通人；梁武帝子恪之言，真爲達者。自皇風邈塞，末世伎猜。一失金椎，惡便同於桀、紂；苟辭玉曆，祚必等于堅、敖。宋室洪枝，遇榮期而盡剪；蕭家龍子，飽景栖之一擲。或一姓相承，而法同汚屋；或數年履業，而廢極編氓。況乎漢武建元，人主因之而立號；軒轅作歷，史官依序而紀年。不問德之昏明，惟論祚之修短。故雖子業無道，不革大明之稱；假令昌邑踰年，豈襲元平之目？若我皇明之彪駿，仰惟高帝之鴻恢。泛彭蠡而戮蚩尤，尚封後裔；跨朔野而驅獫狁，特存史書。見聖人大公之心，爲王者盛德之事。何變生于再世，而典缺于累朝。聖必反經，事如有待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，體符太乙，德並三光。受蘭葉于翠鳩之川，神靈爲治；得玉璫于礪溪之側，肅又皆臣。統萬之城，已維疏屬；樂浪之郡，方戮支祈。憑文物而撫神圖，欽然不足；考典章而思天造，